

文 件

班台萊耶夫著



中
原

新

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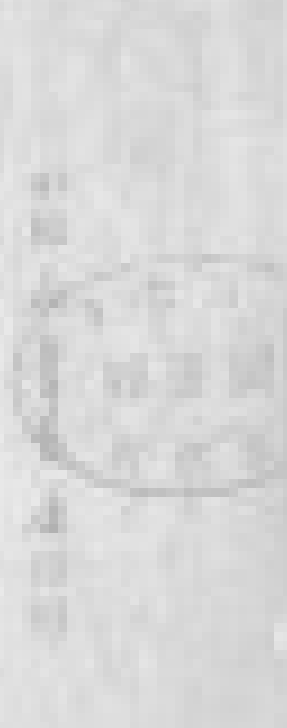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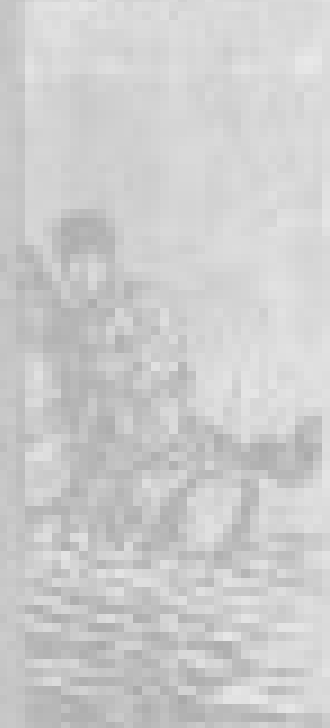
文

印
行



作文

作文指导与例文



文 件

班台萊耶夫著

夏 懿 譯

中原新華書店印行

文 件

著
者

班
台
萊
耶
夫

譯
者

夏
懿

出
版
者

中
原
新
華
書
店

一
九
四
九
年
六
月
印
行

豫版(建)0001——5000冊

我在年幼的時候會當過牧童，給地主蘭特綏夫牧過外國種綿羊。後來我曾在尼古拉也夫城做過木匠。後來我又被編到海軍裏去。隨後革命發生了。後來我自然是去打仗。隨後人家會教我讀書寫字。後來又教我算術。

我現在却在管理着一個布瓊尼畜牧蘇維埃農場（註一），至於我爲甚麼管理布瓊尼畜牧蘇維埃農場——我將留在以後講。我現在要講的是一件極小的不重要的，即我有一次在前線被虜的事情。

這是在內戰時代的事情。那時我是雜瓦盧亨同志的布瓊尼騎兵特務隊裏的戰鬥員。我那時候非常年青：二十四歲。

那時我們和我們的師團駐紮在一個小小的德里村上。

我們的處境是很險惡的：左面有斯庫洛，右面有馬孟託夫在夾攻，而前面却是烏拉凱將軍（註二）那畜牲在進逼着。

我們退却了。

我記得，我有兩天不會睡覺。我記得，我走路一勁兒搖晃。老是磨擦着那左腳上的瘡。那時候我還有兩條腿呢。

啊！我記得，我在院外的一個小橙上脫着左腳的靴子。我一面脫靴子，一面想：

註一：以蘇聯元帥布瓊尼爲名的國營畜牧農場。

註二：斯庫洛，馬孟託夫，烏拉凱，都是蘇聯內戰時期的反革命白黨軍官。

「哎呀！」我想，「我現在可怎麼走路呢？媽媽的，磨擦出這麼多的泡！」當我正想到這裏，把靴子脫下來的時候，——從我們司令部來了一位傳令兵。

「特洛費謨夫！」他喊。『快些！你得上司令部去！雜瓦盧亨同志要你去！』

「是，」我說，「咄！」

我拾起靴子和包脚布，便用一條腿走到司令部去。

「嘿，」我想，「見了什麼鬼了？人家的脚痛的要命，可是又要你得像小孩子似的！」

「是的！」我說：「你好嗎？黨代表。叫我幹嗎？」

雜瓦盧亨正在台壁上，在數衣服上的鈕子。他一向就好數鈕子。他是個神經病的人。他是頓河的一個礦工。

「坐下！」他說，「坐在椅子上，特洛費謨夫。」

「是。」我說，我便在椅子上坐下了。我把靴子和包脚布握着擱在膝蓋上。他從窗台上下來，把鈕子摸了一下便說：

「是的！」他說，「特洛費謨夫……我有一件重大的事情給你辦。請你向我宣誓，在革命的名義下，如果有必要，你便肯犧牲。」

我從椅子上站起來。合了眼睛。拋開脚布。

「是！」我說。「我肯犧牲。」

「那麼，你把靴子穿好吧！」他說。

我迅速的穿上靴子。把齙伸到靴裏面去。把靴筒提上。把靴踵在地上蹂了一腳。

「啊哈！」我說。「我已經穿好了。你說吧。」

「好！」他說。他便從抽屜裏取出一封文件來。是一個打有兩塊火漆印記的大紙信封。「就是這

個，」他說，「你把牠拿去吧！你牽匹馬，趕快到盧甘斯克（註一）騎兵司令部去。把牠當面交給布瓊尼同志。」

「是！」我說。「我去交給牠。我當面交給牠。」

「特洛費謨夫，但你要知道，」羅瓦盧亨同志說，「我們的處境是很險惡的，我們的處境是很糟糕的……左面有斯庫洛，右面有馬孟託夫在夾攻，前面却有烏拉凱將軍在進逼着，你的任務是很危險的。我簡直是送你去死。」

「是的，」我說。「事情是這樣的！我很知道……」

「也許，」他說。「白衛軍也許把你用槍打死，也許把你活捉去。因此，你要留神，——在文件裏面有很重要的軍事報告啊。」

「是，」我說。「我決不把文件給白衛軍拿去。我一定同文件死在一起。」

「在緊急的時候，」他說，「你就把牠毀掉。倘若你能到達盧甘斯克，報告的內容有很簡單的幾句便够了：左面有斯庫洛，右面有馬孟託夫在夾攻，前面却有烏拉凱將軍在進逼着。乘那被分散了的哥薩克隊伍（註二）還沒有聯合起來的當兒，必須從後方把他們全數消滅。用最高的代價奪取軍事中心。我們師團裏已經沒有多少士兵了。敵方的士兵有我們兩倍多。沒有緊急的援助——我們便完結了。」

「明白了！」我說。「我們要完結了。你把文件給我要！同志……」

我把文件拿到手，看一看，摸了摸，把襯衫解開便把牠往皮帶裏面的貼胸一塞。

「再會，黨代表！」

「再會，」他說，「特洛費謨夫。但願你活着回來啊。」

註一：盧日斯克即現在的伏羅希洛夫格勒。

註二：哥薩克是當時反革命白黨的軍隊。

我跑到門階上去。閉了眼睛。便把靴踵蹀了一脚。

「呵嘿！」我想。「唯獨這個妖精，這個瘡太爲難我了！」

我跑到牧場去。我們的馬在那裏玩耍——垂着頭，在咀嚼雜草。

我挑了一匹最好的馬，黑人，這馬是很出奇的，它是俘虜來的澳洲馬。我把鞍子理了一下，跳上去，把腰一彎，用靴後跟在馬肚上打了幾下，便飛跑起來。

我的黑人和林妖一樣飛跑起來。我們沿着菩提樹下的砂路飛跑，菩提樹婆婆地騷擾着，我的耳朵裏也嗚叫起來。我才用一分鐘便跑出一里路去，可是我的黑人也不過是笑笑，叫叫，搖搖頭罷了……快極了！

一會兒跑過了一架橋……

一會兒繞過了一個燒得禿光光的村子……

一會兒又跑進森林……

森林裏黑黝黝地……濕漉漉地……我間或把頭擡起來，我尋着太陽：有了太陽找路便比較容易。我剛把頭擡起來——樹枝便打到臉上來。我便又彎下身去，又俯到黑人的頸上去喘着氣。

你們要知道，忽然把森林走盡了。我一看——眼前是一條河流。是條什麼河流？這不是要命嗎？真出乎人的意料之外。

我沿岸往右面跑，我要找一個橋，但沒有找到。轉過來，往左面跑，也是沒有。

這條河非常寬，黑沉沉的——我後來才知道，這是小頓河。

「唉！」我說，「這多麼倒楣！沒法子，黑人，就跳進水去吧。」

我徐徐的從懸崖跑下去，把馬勒向水跑。馬就跑進水去。

「喂！」我說。我便輕輕的鞭打起來。我把繩勒着。

黑人不動。

「喂！」我說。「笨東西你怕水嗎？」

黑人立着，搖動着身子。耳朵也顫動起來了。

「鬼東西！」我說。

我於是像一個傻子似的生起氣來了。我一面往牠的身上打，一面咆哮：

「你快跳啊！……」

黑人跳了下去。便一直投進水底去了。一直投到水的深底裏去了。

我已經不知道，我怎麼來得及離開燈，不過當我伸出頭來的時候，我一看——祇有我一個人浮在河面上，我的旁邊，兩俄丈左右遠近，有許多圓圈在動蕩着，有許多白泡在往上湧着。

唉！我非常可憐那匹馬：我在這地方的四周游泳了一刻鐘的工夫。我老是期待着，那不是——那不是黑人把頭伸到水面上來了。但是黑人的頭是伸不到水面上來了，他已經淹死了。

我於是像一個小孩子似的啜泣起來，便游泳到對岸上去了。

我從水裏爬上去。我的身上像一個淹死鬼一樣的往下流水。把帽子也掉水裏了，我的靴子也脹大起來。穿這麼軟的靴子走路是很輕快的。

我走了。我沿着小路走。太陽烤着我的左頰，——那麼，盧甘斯克該在右面了——右面還有些希望。我便按着有希望的方向走。在這個時候我的身上愈來愈乾了。我的靴子也在乾起來。我的靴子於是一點一點的縮小，我的靴子磨起腳來了。

突然不知從甚麼地方來了一個人，不是軍人，是一個平民。穿着農民衣服，一個非常可怕的人。

「你好，」他說，「兵老爺！」

他便笑了。

我說：

「什麼？」我說，「你笑什麼？」

我有些害怕了。這並不是在村裏散步遊樂，這是在前線上，這不是玩的。

他却說：

「兵老爺，我笑的是您很和氣。」

「什麼，」我說，「說我怎麼和氣？你是什麼人？」

「我，」他說，「我以前曾經是一個人，我現在是一個喪家之犬了。您不要看我沒有尾巴，我終歸是一條狗……」

「喂！你，」我說。「你說得清楚些。」

這流浪漢却笑了。

「你們，」他說，「你們把我的老婆殺了，我剛才用石頭可也把你們的哨兵打死了。」

我說：

「你怎樣的，把一個哨兵打死了？」

我馬上拿出手槍來。他却捏着自己的喉嚨，撕扯着自己的襯衫而且高喊着：

「你槍斃了我吧，你槍斃了我吧，馬孟託夫的兒子……」

我於是明白了。我的頭上沒有帶制帽，別人又看不見星章，所以這個人以為我是土匪，馬孟託夫的黨徒，白色的哥薩克。

「誰？」我說，「誰把你的老婆殺了？你快說！」

「你們，」他答，「是你們，是你們老爺們把我的老婆殺了。你們把我的房子也燒了。而且把寧庫，把我的老太太也用刺刀刺死了。謝謝你們吧……」

接着他突然跪下。他並且哭起來了。

「啊哈！見鬼！」我想，「我遇見一個瘋子。我對他要怎樣辦呢？」

「你站起來吧！」我說，「可憐的人。走開！你完全錯了：我不是白黨，我却是一個真正的紅黨。」

他站起來對我看。用那樣的，我一輩子也忘不掉的眼睛對我看。他的眼睛是那樣的，那樣的大，那樣的悲哀，簡直真的和狗的眼睛一樣了。

「你走開吧！」我說，「請你走開吧！」

他却在看着。

我非常害怕。其實我是有「白郎寧」手槍，在槍筒裏是有六顆彈丸的，但是我仍然是害怕。心裏似乎有什麼痛苦似的……

這個農夫不做聲。那時我從小路拐過去而且當心的從他的旁邊走過去了，於是我再往前走。又把牆碰了，你們要知道，我的牆又作祟了。當我同瘋子站在一起的時候，我的靴子早就乾透了。

簡直沒有法子來說，這個牆是怎麼作祟。我走起路來老是搖幌。

我的背後突然有腳步聲。我回頭一望——原來跑來的是瘋子。他跟我跑了來，並且不知是喊些甚麼。

哎呀！我嚇唬着了，——一點力量也沒有了。連跑也跑不動。我便停下來。我於是舉起白郎寧手槍，把槍機開動了。

我自然是開不響的。在我游泳的時候，子彈殼已經被水淹沒，潮溼了。然而瘋子站着了。他站下便又喊道：

「老爺同志，你不要往坎那裏走。到坎的後面你就活不成了。」

我沒有聽懂他的話。……到那個的後面便活不成！我以為他是胡說！我便一直往前面走去了。

在那個時候，我自然不知道，他們是把一切山都叫做坎的。恰巧我便往山上爬起來了。我望山上爬幾步，突然看見——我前面的山上——有騎馬的哨兵。

我馬上猜出，這是出來放哨的。肩章向太陽放着光。捲髮的古班人在閃動。哥薩克的馬刀、大槍……在閃耀着。

雖然我有一個可怕的瘡，我仍舊跑開去了。我跑到叢林裏，拋了白郎寧手槍。我便用手往懷裏，往皮帶裏，往我擦着給布瓊尼同志的祕密文件那裏摸。

但是——我的尊敬的媽媽呀！我的文件跑到那裏去了呢？我往肚皮上摸去，肚子仍然在那裏，文件卻沒有了！……文件失落了。

「糟糕！文件失落了！」

然而馬已經從山上跑下來了，我已經聽見哥薩克在叫道：

「喂！站住！……」

我已經聽見馬的喘哮，我已經聽見馬的鳴叫了。但是我不能跑，沒有跑的可能。你們想一想，我的瘡是不允許我跑的，那麼便只好束手待捕了。

我默默的給他們捉了去。唉，簡直沒有法子來說，我是怎樣的默笨呵。

他們圍住我，他們趕上來，他們向我迫近。

幸虧我在那個時候還有兩隻手呢。我像在我們村子裏打架似的，向他們把手舉起來了。有一個人被我打了一個嘴巴，另一個人我給他一個耳光，可是第三個人——第三個人却往我的頭上用槍托打了一下。我跌到了，便失了知覺。但是我沒有死。

我醒轉來——身上全濕了。水一直往我的鼻臉上流。我真不知道水是從那裏流下來的。流進鼻子

，流進耳朵裏，流進眼睛裏，流進衣領裏。流得滿身都是。

我高喊起來：

「够了！請你不要灌了！」

我便馬上看見：我躺在井邊的荒地上，在我的周圍，環集着軍官，哥薩克……一個人手裏提一個水桶，另一個手裏拿一個瓶子，裏面大概是藥水，或者別的東西……

他們全都俯下身子，全都高興起來……他們用靴子踢我。

「哈！」他們說，「他又活了。」

「他會動了！」

「他會喘氣了，布爾塞維克種子！」

「你起來吧！」他們命令我。

我站了起來，要我怎樣都是一樣的：或者躺着，或者站着，或者在椅子上坐着。我站起來，我的身上全濕透了。我的身上老是往下面流水。

「怎麼辦？」他們說。「把他帶到那裏去？」

「對他，」他們說，「對他沒有甚麼可客氣的。把他，把忘八一直帶到司令部去吧。」

他們把我解往司令部去。我一面走，我的身上一面往下流水。我便，你們要知道，我便一面難堪的想……

「是的，」我想，「特洛費謨夫，你的命要沒有了。你現在邁的是鬼步。」

並且，這種鬼步——也不是容易邁的。同志們，我的瘡完全爛透了。我的瘡簡直是要我的命。簡直和用鐵鉗夾我一樣。唉，走起路來非常的困難。

「是的，」我想，「特洛費謨夫！……你已經甚麼滋味都嘗到了，够了。你的瘡已經不會再長久

的爲難你了。布瓊尼的部下特洛費謨夫，在半點鐘之後他們便會把你槍斃了。」

「嘿！……布瓊尼的部下！」我想。「媽媽的！被擒了！把文件遺失了！忘不掉的是：布瓊尼的部下把文件遺失了！遺失了！……」

「呀！」我想，「難道我真的把文件遺失了嗎？難道我真的把文件遺失了嗎？這是不可能的。我不能把文件遺失了的。我不敢……」

我便偷偷的往身上摸索。你們要知道，我一面走，我一面趨起，我實際上却當心的往懷裏摸索，在褲子裏尋找，往腰裏拍打。並沒有文件。那麼這便沒得說了！這便是很大的幸運，如果帶着文件被擒了，那可就更糟糕。這樣的死去——却輕爽極了。我們的文件仍然沒有落到馬孟託夫手裏去。在良心上仍然是說得過去……

「你站下吧！」衛兵說。「你站下吧，布爾塞維克！已經到司令部了。」

我們走進司令部，走進一個穿堂裏去。又走進一個很明亮的房間裏去。他們便向我說：

「你等一等，」他們說，「我們現在報告值日軍官去。」

「好吧，」我說。「你們報告去吧。」

走了兩個，有兩個便同我一道留下。我站了一會便說：

「同志！」我說。「我同你們本來是弟兄，本來是同鄉。我們都是從同一塊土地生長的孩子。你們以爲怎樣？同鄉，」我說，「你們聽我的話，我求求你們，請你們關照些我的苦難的處境。同志們，」我說，「我請求你們！請你們允許我在死前把靴子鬆開來！……我的瘡太痛了。」

有一個說：

「我們不是你的同志。混蛋！你把俄羅斯出賣給猶太人，現在却又脚痛了。那沒有甚麼，我們可以把你同瘡一起槍斃了。你忍耐些吧！」

另一個說：

「真可憐，那又有什麼呢？讓他把靴子鬆開來好了。可以的，同鄉。你把馬靴脫下來吧！」

我趕快坐到角落裏那條凳上去，險些沒有用牙齒把靴子從腳上咬下來。脫下一隻靴子便去脫第二隻靴子……呵哈，鬼才知道，把光光的腳指伸開來是怎樣的舒服，是怎樣的受用。你們要知道，這麼往它上面一搔，往它上面一摸，簡直快樂得使人睜不開眼睛來。我是再也不願意把靴子穿起來了。

我在陰暗的處所的條凳上一面坐着，一面搔腳後跟，在腦袋裏已經完全起了別一種念頭——壯氣的念頭。

「鬼才知道，」我想。「我的事情不見得那樣不好辦。並且誰有權力逮捕我？我做過甚麼壞事？我是紅黨嗎？在我的身上並沒有寫着，我是紅黨，——在我的身上並沒有紅軍的星章，在我的身上更沒有證據。現在還沒有理由槍斃我。同志諸君，我還可以同他們糾纏幾句的……」

但是——我沒有來及搔完癢——門就開了，他們喊：

「把俘虜帶進來！」

「喂，俘虜，你快些把靴子穿好！」我的守衛兵們向我說。

我於是急忙穿起靴來了。我起初自然是把右腳裏好，把靴子穿上。然後來收拾左腳。

我拿起腳布來。突然間——這是甚麼東西呢？我拿起腳布，用手摸去，便看見在那裏有個東西。

有一個紙似的東西。原來是文件！我的好媽媽呀！

文件自然是給水浸濕了，自然是破爛了……像一塊破布似的，儘是皺紋。媽媽的，文件是沿着褲子落到皮靴裏去的。你們知道嗎？文件便擱淺在皮靴裏面了。

這可怎麼辦呢？

請你們告訴我，我應該把文件拋掉嗎？拋到條凳下面去嗎？若果這樣，他們要把文件尋去的。他

們只要來擦地板便把文件尋去了。他們一點力也不用費。

我把文件揉成一團，在陰暗的處所便偷偷的塞到衣袋裏去了。我於是趕緊的穿上靴子便站了起來。

我說：

「我已經穿好了。」

「那麼，我們就走吧！」他們說。

我們便走進司令部的房間裏來了。

有一個軍官坐在桌子後面，人還沒有什麼，面孔也是十分和藹的。年紀很青，白睫毛。他甚麼惡意也沒有地在看着我。

然而在他的前面桌子上有一塊石頭。你們知道嗎？那是很大的一塊圓滑的石頭。軍官一面笑，一面輕輕的用手摸那塊圓石頭。

我不由的也往那塊圓石頭上面看。

「怎麼的？」軍官說。「你認識這塊石頭嗎？」

「你說甚麼」我說。

「我說的，」他說，「我說的是這塊石頭，這塊小石頭。」

「不，」我說：「我不認識這塊石頭。」

「怎麼的？」他說，「你真的不認識這塊石頭嗎？」

「我一輩子，」我說，「我一輩子從不會動過石頭。我，」我說，「我是一個木匠。我簡直不知道，我曾經對你們有什麼不對的地方。到底是爲着什麼？我只是一個木匠。我在一路走着……你明白嗎？便突然……」

「哈！」他說，「便突然有一個哨兵站在大道上。是嗎？你這個木匠於是拾起這塊石頭向哨兵的頭上打去……用這塊石頭把哨兵結果了！」

他突然跳起來。把牙齒咬得一勁兒發響。便大聲的喊：

「婊子養的！你到我的身上來討便宜。我把你的鼻子掛起來。我把你用火燒！我給你一頓亂鞭喫！……」

「呀！」我想，「你真是一個魔鬼！你竟至想給我一頓亂鞭喫！……」

「嗯！」我說，「沒有什麼。我也許以前打折過你這個馬孟託夫的兒子的兩腿。我收拾你們這些寄生的貴族，已有一年半了。你明白了嗎？」我說。「你還是孩子一輩的呢！」

真是鬼主使我來說這些話！即使他再小一輩又能怎麼呢？那全是什麼意思也沒有的。

然而他咆哮，他惱怒了，他朝着我的臉喊：

「噯！你是布爾塞維克嗎？你是「同志」嗎？你是猶太人的間諜嗎？那就是了，那就是了。這再好沒有了！……」

「朋友們！」他向他的哥薩克們喊，「快，把他搜查一下。把他，把這個忘八全身上下搜查一下。」

呀，我馬上戰慄起來。我退後一步。我睜不開眼睛了。我把我的手握成一個簡直把指甲都要刺進手心的拳頭。

但是你們要知道，我真是走運，這個時候兩扇門忽然敞開來，有一個年青的軍官跑進來，喊道：

「諸位！諸位！對不起……將軍來了！」

他們全都跳起來，全都蒼白了臉。連那寄生貴族也跳起來，也蒼白了臉，同一個死人一樣。

「呀！」他說。「這可怎麼好？我的老天爺！」